

蘇州的一日始於麵

作為一個好麵之人，他一定有寬容的品格。無論是勁道的新疆過油肉拌麵，還是彈牙的老北京炸醬麵，或是牛骨湯炮製的蘭州牛肉拉麵，還有沙茶麵、刀削麵、蔥油麵、陽春麵……「麵麵俱愛」的人才能稱得上「麵痴」，比如蔡瀾，比如我。

搭上從上海去蘇州的高鐵，坐穩以後第一個動作就是拿出手機搜索當地知名麵館。裕興記、同得興、蘇麵坊、松鶴麵館、老橫涇麵館等都被我加上了有興趣嘗試的星標。幾日吃麵之旅下來，我認為，在蘇州至少有三碗麵是一定不能不吃的。

第一碗要給三蝦麵，蘇州各家麵館的頭牌，與黃鳝油麵一起在中國麵界中如奢侈品一般的存在。



▲三蝦麵工序精細複雜

絕不是因為貴而好吃，而是因為好吃而貴。生取蝦籽，熟剝蝦腦。取蝦籽頗為費神，要先去尾或去頭，小心地擠出蝦仁，再用清水沖洗揉搓滿載蝦籽的蝦殼，將沉入水底的蝦籽用極細的濾網濾出，過油炒香。剝蝦腦也是費工，要給個頭這麼小的蝦頭去除雜質，還要剝掉一層薄薄的白色膜衣。如此精細複雜的工序給出了為什麼一碗三蝦麵能比普通的蘇氏麵貴上十倍的答案。

加了點料酒用火快炒製的蝦頭、蝦腦和蝦籽，不需要什麼多餘的調料，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三蝦的鮮香，將這份晶瑩剔透的澆頭均勻地拌入麵裏，讓每根麵條沾着蝦籽，夾上蝦仁一起入口，簡直鮮上眉間。

試了幾家，推薦藏在蘇氏園林中的蘭博基尼酒店裏的蘇麵坊，將三蝦麵的鮮做到極致，可謂名副其實的「五星級三蝦麵」。

(上)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香港「打工人」

這是一個工作日的下午，我搭港鐵外出。剛走進車廂，就看到一個靠在座位上沉沉睡去的男子。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的沉睡與環境的喧鬧嘈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裝革履，頭髮也梳得一絲不苟的他，彎腰抱着公事包，身體隨着港鐵的搖晃輕輕擺動。他的身邊彷彿有一層透明的隔音屏障，將周圍進進出出的乘客、吵吵鬧鬧的談話都隔絕在外。

看了看手機，現在是下午三點。如果幸運的話，他可能是趕去見某個客人的路上，或者見完了某個客人正在返回公司的路上；如果不那麼幸運的話，則可能是正趕去某個面試，或者剛剛面試完在回家的路上。無論哪種情況，港鐵中如此喧鬧的環境，他竟然可以睡得如此「旁若無人」，應該之前很辛苦吧……我竟然有點擔心他會不會因為睡得太沉而坐過了站。但當港鐵停在灣仔站，車門打開那一刻，他突然醒來，左看看，「騰」地一下站起身，迅速跑出車門。前一

秒的沉睡與後一秒的清醒之間，那種條件反射般的「無縫銜接」令我目瞪口呆。

或許這是香港「打工人」的標準形象吧。「打工人」這個詞與從日語舶來的「社畜」（屬於公司的牲畜）、英文中的「wage slave」（薪資奴隸）異曲同工，都糅雜了自嘲、調笑與荒謬。雖然「打工人」在內地網絡上已經火成一片，但在香港的網絡世界中，卻並沒有掀起什麼波瀾。或許，許冠傑一九七六年的歌曲《半斤八兩》，就早已在嬉笑怒罵之中，將「打工人」的形象刻畫到盡了——「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做奴隸，嗰種辛苦折磨講出嚇鬼，死畀你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美國的疫情與選情

山姆九十歲了，身體十分健康。每天步行五英里，平常在自家農場幫忙。醫生說他的體格狀況相當於一個五十歲的健康人。那日他騎運動自行車一小時，又整修完家裏的草坪後，才在兒女的再三勸說下，不情不願進了醫院。在那裏，他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陽性，從此再沒離開過病房，十天後去世。他患有老年失智的老伴八十七歲，一向虛弱，一周前去醫院體檢時身染新冠，回來傳播給五位家人，卻奇跡般倖存。他們同時感染的四個兒女也僥倖逃過一劫。

這是山姆的女兒接受電台採訪時講的故事。他們一家的經歷，再次證明了病毒的囂張以及傳染後果的不可知性。不過，這檔節目的關注焦點是美國選民的新冠經歷是否改變了他們在大選中的投票意向。二〇二〇年總統競選，來勢洶洶的疫情毫無懸念成為火爆議題，其重要性彷彿超過一般人最關心的經濟、民生及各地爆發的反種族歧視示威。選民想法受疫情影響毋庸置疑，拜登代表的民主黨人也以此為武器攻擊特朗普。但究竟多少人因此改弦更張，另投陣營就不好說了。

好幾檔類似節目顯示，有親人因新冠過世者對特朗普意見最大，指責他抗疫不力，粉飾太平，造成骨肉分離，讓他們無法陪伴臨終的親人。而新冠倖存者如果之前支持他，之後還是痴心不改。他們認為疫情嚴重不能怪總統，甚至敬佩總統得了新冠後很快又活蹦亂跳，出來拉票，視之為「領導力」強勁的表現。

從本次大選特朗普獲得的選票數來看，疫情對選情的影響因人而異，而意識形態之爭有時真能超越生死。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家長群

有的人一生中要上兩次小學，一次在自己的小學上，一次在孩子的家長群上。當然，也有的人可能要上三次，如果他有足夠的體力與值得信賴的智力負責孫輩的學習。

家長群是一個奇特的存在，它以卓然傲立的姿態，粉碎了新媒體研究者的研究心得。比如，據說社交媒體建構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但家長群不是。如果把群成員的社交關係用線標劃出來，你會發現所有的線都指向一個點，而其他的點與點之間幾乎沒有關聯。當新群員入群時，微信後台會盡責地列出一長串網名，告訴你：此人與絕大多數群成員都不是好友。然而，這份好意並不會讓你感激。因為你知道

，你與群裏的大多數人不會互加好友，也沒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膽在群裏濫發廣告，更不用說造謠或詐騙。

再如，網絡世界的匿名性，早已成不必論證的公理。對於部分人而言，名字先於自己來到這個世界。在網絡營造的虛擬環境中，你可以隱藏這個符號，換上一副新的面具，也可以繼續使用這個符號。不過，在家長群裏情況發生了改變。你被賜予一個群名。更詭異的是，這個網名也是在你入群前便已規定了的——某某爸或某某媽。也就是說，這些人的一生將兩次進入網絡世界，一次以自己之名，一次以孩子之名。

最近，關於家長群的非議與調侃時有

維納斯之美

上周去香港藝術館欣賞了「波提切利與他的非凡時空——烏菲茲美術館珍藏展」，儘管疫情反覆，看展的人卻不少。這次展出的藝術品皆由意大利烏菲茲美術館借出，圍繞文藝復興前期佛羅倫斯畫派藝術家波提切利及他同時期的畫家作品展開，每幅畫前都圍滿了駐足欣賞的觀眾，還真有幾分疫情裏的文藝復興的意思。

波提切利畫維納斯是一絕，其中廣為人知的兩幅大概要數《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和《春》（Primavera）。遺憾的是這次烏菲茲美術館並未將這兩件作品借來香港做展，不過現場另有一幅《維納斯》亦可令觀眾一飽眼福。

站在《維納斯》前細細欣賞，畫中女

神從體態、輪廓到細節處每一吋肌理的描繪，無一不彰顯着人體之美。波提切利生於中世紀歐洲，當時的繪畫藝術以頌揚宗教神性為主，波提切利的作品亦多取材聖經和神話故事。維納斯是古羅馬神話裏的愛神、女神，波提切利畫筆下的維納斯，似人又似神。她有普通人般微凸的小腹、結實的小腿、肌肉線條明顯的上臂和微微豐腴的體型；但她聖潔的神情下，流暢的身體線條，含羞帶怯的體態，捲曲飄逸的金髮以及細膩而散發微光的肌膚紋理，令她看上去自然而高貴。這種以神為載體，實際讚頌人的美好、人身體與生俱來的美麗，令人深刻的感受到文藝復興運動關注人性、以人為本的主題。

今天我們的社會中也常常使用「女神

口罩與面具

疫情之下，每個人都多了一件隨身必須物品：口罩。嚴格來說，大部分人臉上掛着的名為外科口罩，英文名稱是Surgical Mask。這種口罩主要功能是掩蓋口鼻，阻隔細菌入侵。有趣的是，英文的Mask亦可譯成面具，與舞台表演藝術甚有關連。

西方戲劇源於希臘的宗教祭祀，面具表演雖然不是必然元素，卻與希臘劇有淵源。希臘劇敬奉天神，演員不能直接扮演神明角色，於是戴上面具，表示演員旨在表演，沒有冒犯之意。此外，希臘都在戶外環形場地表演，為了坐在高處的觀眾能

分辨角色身份，演員便戴上面具，令頭部的比例增大，提升視覺效果。

面具表演不等於形體戲劇，但是戴着面具便不能表現細緻的面部表情，故此演員必定以較大幅度的身體動作來演繹角色性格。為此，面具劇場差不多是戲劇訓練的其中一個入門元素。香港演藝學院在八十年代成立，當時的戲劇學院致力灌輸西方表演技巧，一九八七年的畢業班便以面具劇場表演著名希臘悲劇《伊狄帕斯王》。主角們都戴上全面具，即是類似頭盔模樣，將整個頭顱覆蓋着，只在眼睛、鼻孔和嘴巴位置以黑色紗布遮掩。作為配角的

疫後開季演出掠影(續篇)

上周本欄提到香港中樂團新樂季揭幕，演出「香港現代音樂之父」林樂培的《昆蟲世界》，九十四歲的林樂培親臨欣賞一九七九年創作的精品。其實演出的三星期前，同樣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林氏亦出席香港管弦樂團（港樂）的新樂季音樂會，節目之一是他一九七五年創作的《謝灶君》。兩大旗艦樂團以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開季，似乎是香港的第一次，意義甚大。

兩首都林樂培一九七〇年代創作最旺盛時期的代表作。《謝灶君》更是一首深度作品，充滿嶺南農曆新年喜氣洋洋氛圍，龐大管弦樂隊演奏，以長笛獨奏娓娓吟奏出



年的作曲家，在後台「聽」自己心血作品演奏，稍為對老人有點尊重的，都不會容許這樣做。據悉林氏為了出席演出，整天都非常緊張，首晚演出也因為血壓急升而作罷。次晚吃過血壓藥後稍為穩定，但仍然緊張，不停問關於音樂會的事。結果最後只能在後台聽作品，情何以堪！心想：如果貝多芬在世，他

十一年的堅持

很多學業之外的關愛。尤其是當時的副系主任王紅老師，從我一入學就關注到我是孤兒，不但在深秋時節將家人的新毛衣拿給我，還聯絡社會上的好心人不定期地接濟我的生活，並為我介紹勤工儉學的機會。大學畢業、離蜀入滬之前，我同王紅老師告別並感謝她的幫助，她說：「不必感謝我，以後有條件了你要多幫助他人。」熬過剛畢業那兩年經濟上的拮

事情就這麼湊巧：當母校四川大學的小胡老師把今年「陽光獎學金」的評選情況及評選結果發給我時，我正在同一位曾經獲得「陽光獎學金」、如今在內地一間主流媒體工作的師弟聊天，他感慨：「師兄，這件事情你堅持了十一年，真不容易！」

我是二〇〇三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大學期間，中文系的老師們不但給了我知識，更給了我

出現，還有家長憤然而壯烈地退出家長群的消息。不過，生活時常讓人憤然，卻從不因憤然改變軌道。生之者本也具教之者的責任。網羅天下的時代，一切事物以新的方式重新相聯得更加頻繁與緊密，現實關係在網絡支持下重構再生。家庭與學校、家長與老師，自莫能外。家長群正是昔日家長會、「叫家長」的新變體。與古為徒，是人的情感定律。過去的東西，總讓人覺得美好，而之所以美好，有時恰因它已消逝。新出現之物，或讓人膈應（指令人不舒服），卻規劃了前行的路途。所以，做一個好家長，同時，做個好群員。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這個詞。但與波提切利的維納斯女神不同，今天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女神」，充滿了被修圖軟件誇大後的「九頭身」、「大長腿」、「一字鎖骨」、「直角肩」、「螞蟥腰」……這種「女神」的氾濫，令大家對美的追求越來越不自然、不真實，越來越脫離「人性」。普通人看多了這樣的「女神」照片，難免開始嫌棄自己的身體，漸漸失去體味環肥燕瘦、各具其美的感知。

在這個拍照「一鍵美顏」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多「波提切利」這樣的展覽，感受人自然的天賦之美。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歌詠隊則戴上半面具，即只遮蔽上半面部，嘴巴可以外露示人。由於以面具表演，導演安排一位男演員扮演劇中的皇后，讓該演員以獨特的聲線和身體動作來展現女性形象。翌年，學院製作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名劇《鍾斯王》（The Emperor Jones），同樣以面具劇場形式表演，讓學生演員可以進一步掌握面具的特性。

現在為了抗疫而必須戴着口罩度日，可能亦要學習一些身體語言，方能更好與人溝通。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會被安排在後台呆等嗎？

據說如此安排是應林氏的願望，可以在舞台上與樂隊一起接受觀眾的掌聲。由於從觀眾席到舞台沒有輪椅通道，因此只能在後台屈就。

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安排工作人員將林氏從觀眾席移送到舞台，真的那麼難嗎？專門搭建一道登台小徑又如何？這些都是錢可以解決的。錢買不到的，是作曲家大駕光臨，欣賞由樂隊演奏親手落筆的每個音符。問題是主辦方有這種高度識見嗎？

樂問集

周光榮

逢周一見報

的深刻理解，甚至容易喪失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此，何談家國之愛？

於是，在二〇〇九年的秋天，我正式在四川大學設立「陽光獎學金」，用以鼓勵學生愛讀書、讀好書。「陽光獎學金」得到了中文系老師們大力支持，並由此形成了一年一度的「陽光讀書月」。十一年的堅持，讓我格外欣慰。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